

---

## 更多圖文

---

© 2012 香港電影資料館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節錄或以任何電子、  
機械工具影印、攝錄及轉載。

© 2012 Hong Kong Film Archiv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content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exhibi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港產片

王曦煜

1986年，這是我出生的年份，同年，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在港上畫後，以三千四百六十多萬的總票房，雄踞票房榜之首，創下當年的記錄，同時也開啟了香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黑社會英雄片」的風潮。羅湖橋這邊，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正在上小學的我才透過那一方熒幕，看見身著黑色大褸的 Mark 哥周潤發在教堂裡持槍掃射的神勇形象，那永遠掛在他嘴角的一絲玩世不恭與鏡頭中飛舞的白鴿，就這樣永遠鐫刻在了我幼小的心靈中。

香港，得名於其曾經輸出香料的航運歷史，但她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進出商貿貨物的港口城市那麼簡單。

香港作為整個華人世界流行文化的重要輸出地，港產片、港星、粵語歌曲，帶給我們這些八十後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縱觀整個七十至九十年代，可謂之為港產片的黃金時代，承接李小龍的功夫熱，成龍的諧趣功夫風格在《蛇形刁手》（1978）及《醉拳》（1978）中成形；許氏兄弟的諷刺式小市民喜劇，因貼近市民生活而深得民心；一批放洋回歸，又或是在電視台經過「少林寺」般集訓出來的新晉導演，成就了香港電影新浪潮，當中的代表作品有許鞍華的《瘋劫》（1979）、《投奔怒海》（1982）和譚家明的《愛殺》（1981）。八十年代初的香港電影盛世，由嘉禾及新藝城牽頭，《最佳拍檔》系列（1982-1986）及《開心鬼》系列（1984-1991）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神話，豐富多樣的類型片更是層出不窮，如《秋天的童話》（1987）、《倩女幽魂》（1987）、《八星報喜》（1988）等等；及至九十年代，一部《旺角卡門》（1988），讓香港觀眾認識了那位總愛戴黑色太陽眼鏡的導演王家衛；一齣《賭神》（1989），亦造就了九十年代電影圈內的賭片熱潮，周星馳更是憑《賭聖》（1990）一片突圍，建立了一套無厘頭的個人喜劇風格。

當電影圈的這一切在香江之濱如火如荼地上演之時，羅湖口岸的這邊，改革開放的號角才剛剛吹響不久。

人們在經歷了文革的磨難後，對精神生活需求的迫切猶如一塊乾涸的海綿對水的渴求一般。當年鄧麗君的一首〈甜蜜蜜〉透過羅湖口岸傳到中國大陸之時，我父親甚至買了一部播放機整日不間斷地重複播放這首歌，並視之為天籟之音。相比文革十年間，只允許人們吟唱的革命樣板戲，鄧麗君之音樂被視為天籟也就不足為奇了。與流行曲一樣，港產片帶給大陸觀眾前所未有的視覺和精神體驗，

這種體驗如旋風一般席捲全國，並廣泛擴散開來。1982年，香港導演張鑫炎的作品《少林寺》在大陸上映之時，造就了「萬人空巷」的奇景，全國觀影人數達到五億人次，許多人都有看過不下十遍的經驗，其中七遍為學功夫，三遍則為看牧羊女白無瑕那裸露的半截雪白大腿。而1992年《新龍門客棧》在全國上映之時，以377個拷貝數量創下1992年度全國電影院線拷貝發行的最高紀錄。

不論是火爆的警匪片、拳拳到肉的動作片、朦朧動人的愛情片、驚悚的殭屍片，還是誇張的喜劇片，無論是古裝還是時裝，港產片都以節奏明快的敘事手法、純熟的蒙太奇技藝、時尚精緻的服化道以及荷里活式的場面調度，活色生香地營造出一個熒幕上有別於大陸觀眾所生活的另一個世界的景象。在這個世界裡，周星馳扮演的包公可以頭頂米奇老鼠的大蝴蝶結出浴；在這個世界裡，黑社會成員可以堂而皇之地飛車亡命，可以肝膽相照，隨意拔槍，快意恩仇；在這個世界裡，「怪力亂神」的神魔鬼怪可以好像凡人一般有喜怒哀樂，與愛人山盟海誓，抑或捉弄報復人類；在這個世界裡，武俠巨著裡的眾人都粉墨登場，亂世兒女，自有風流；虛構的人物以真實的影像成全了每一人的想像，一千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總算有一個巧笑倩兮的翁美玲讓黃蓉不再只是一個冰冷名字。這對於從前在《小兵張嘎》（1963）、《英雄兒女》（1964）、《地道戰》（1965）這些愛國主義影片教育下的我來說，對外面世界的無限好奇，透過觀看港產片得到了另一種滿足。

當深植在我腦海中的固有的，舊有的影像表述方式被港產片所顛覆時，這種顛覆所創造出的記憶不可謂不深刻。

這種深刻的對影片的記憶，所引發的後續影響就是，我和我的同齡人，或多或少，都曾因那些影片，帶出一些年少時期哭笑不得的事蹟來。猶記得同班的女孩子為《倩女幽魂》或《胭脂扣》（1988）中淒美的愛情而落淚唏噓；男孩子看過《英雄本色》後滿大街地找尋一件和Mark哥同款式的大襖，認定穿上之後也能與發哥一般有型有款；有人節省午飯錢而迫不及待地去買一盒新出的《新不了情》（1993）主題曲錄音帶（那時光碟還未普及）；也有人借用《阿飛正傳》中的台詞，形容自己是「一隻沒有腳的鳥」來標榜自己文藝青年的身份。而在我自身的審美觀形成上，受當年《秋天的童話》中鍾楚紅形象的影響，時至今日我還是對格仔長圍巾和長款羊毛黑大衣不能自拔，儘管衣櫃容量有限，但每每看到這兩樣東西，總忍不住買回家中，並在腦海中浮現出影片裡那個斜陽暖暖的碼頭，發哥和紅姑迎風而行，欲說還休的愛戀。

港產片對我們這一代人所打上的烙印，早已經超越了影片作為娛樂工具所產生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後日益開明的大環境下，我們比父輩的那一代人要幸運太多，也比他們承擔了更多的期望和寄許，從而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尋。在我們價值觀形成和尋找個人定位的過程中，在我們慢慢褪去青澀，將青春逐漸沉澱為各自的成熟思考時，港產片在我們的心中提供了多一種可能。正因為對那新奇陌生的世界從陌生到熟悉，我們內心才不會因陌生而感到害怕、惶恐。

那些年，我們追看的港產片，不是雁過無痕的舊相識，而是陪伴我們一同走過的好朋友，她見證了青春的美好，同時也在每個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就如同當年我在觀看《烈火青春》（1982）時，不會想到有一天，我會在城市大學的走廊上偶遇譚家明導演；如同當年我在觀看《英雄本色》時，不會想到有一天，我會在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的課堂上，研習這部影片的暴力美學議題……。生命總是在兜兜轉轉，似乎前緣今生，總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的牽絆！